



藏在女性心底的呐喊

深度苏醒

怀旧船长 著

每个人都渴望有一次惊天动地的爱情。
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预示着另一半的存在。
所有的奔跑和寻觅，
都是为了找到能使精神和肉体完美融合的另一半。



江苏出版社

深度苏醒

怀旧船长[◎]著

藏在女性心底的呐喊



鹭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度苏醒/怀旧船长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459 - 0157 - 3

I. 深… II. 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0122 号

深度苏醒

怀旧船长 著

责任编辑 / 杨 葳

特约编辑 / 王彦杰 高志红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 - 5046666 0591 - 87539330

010 - 62376499 (编辑部) 010 - 65921349 (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8.5

字 数 / 329 千字

印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59 - 0157 - 3/I · 56

定 价 / 32.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飞机在跑道上迅速滑行。

欧阳漓扭头看着右侧的椭圆形小窗，正有雨水沿玻璃蠕动，如同疲惫爬行的蚯蚓。窗外是蒙蒙雨幕，即便近处的建筑也模糊不清。这种天气能否安全飞行？这个行程的尽头将会发生什么？她无法知道。她现在只能将背紧贴在座椅上，用深深的呼吸压住乱如烟雨的思绪。

飞机发出一声震颤心魂的狂吼，冲向雨幕的深处。欧阳漓的心悬了起来。一种毫无依托的空虚伴随着脱离牵绊的快感，使她绷紧的神经陡然间松弛下来。好姐妹宋佳总是说飞机起飞时有一种高潮的快感，她以前没有留意。然而，在这个下着小雨的早晨，她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虚无的快感带着一种湿漉漉的浸润，显得无比真实。

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虽然，她很难承认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偷情之旅，但她仍然能够感受到来自心灵深处的颤栗。

飞机继续上升。她闭上眼，强令自己不再为这个曾令她身心俱疲的决定纠缠不清，而是把飞机的上升和行进当作一种宿命的牵引——这种要命的力，来自那个只有一面之缘的男人——季汉字。

机身陡然一震。她睁开眼，一道灼目的光亮刺入眼帘。云雾薄纱般萦绕在机舱前，太阳在远处的云层上跳跃。万顷烟波，随着飞机的上升，向模糊的陆地缓缓地沉下去。欧阳漓突然想起季汉字的话：“上帝那里每日都是晴天，只有凡间才会阴雨绵绵。”

笑意在她的嘴边和眼里同时闪现——虽然，
与他邂逅的每一个细节，曾无数次在她脑海里
回放，但置身于云海之上的万里晴空，她还是
愿意再回忆一遍。



三百二十天前，盛夏，夜。西部大峡谷温泉浴场。

欧阳漓艰难地从热气蒸腾的水池里爬起来，接过侍者递来的浴巾，趿了拖鞋，向离服务台最远的一把帐篷般的阳伞下走去。阳伞下是一张塑料圆桌，四把塑料椅子。

欧阳漓寻了把椅子，坐下，用浴巾的边缘拭着细密的汗。正值午夜，宽阔的露天浴场像个繁华的集市。仍然从嘴里冒出的红酒味和晃动的人影，让她有些眩晕。特别是那个挂在半空、像个小太阳的白炽灯，顽固地透过阳伞的顶篷，在白色的桌面印上一种类似蝴蝶翅膀的花纹，让欧阳漓感到这里的夜，透着某种朦胧的诡异。

幸好夜风来得及时。这风涌得慢，就像颇有耐心的澡堂侍者，用恰到好处力度，只一次，就拭尽了挂在她肌肤上的水珠。欧阳漓长舒了口气，将乳白色的浴巾紧了紧。看来，公司安排的这次旅行，最惬意的就是在这个偏僻但别有风情的小镇享受完全自然的温泉浴了。以前，她在京郊洗温泉，总被那种粗暴的热度弄得心浮气躁。而这西部江畔的水，鲜活而柔软，像婴儿的手。服务人员煞有介事地介绍，这里的温泉有治疗皮肤病的功能，温度从二十摄氏度到八十摄氏度都有，分为不同的井池。欧阳漓的下属王俭还在贪婪地一池池试水，企图洗掉满身大疱；但欧阳漓的肌肤光洁如玉，加上从小娇弱，泡到第四个池，已感力不从心。

清风再次拂来，欧阳漓舒活了一下四肢，微闭上眼。整个浴场仍然在沸腾，但她分明感到这个长长的峡谷被漫无边际的清凉调控着，将盛夏的暑气隔离在峡谷以外的地方，使人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在热闹的场所有能够独处，在夜的浸润中回望自己的内心，对平时忙得忘记自己性别的欧阳漓而言，已是莫大的恩赐了。

十年不停歇的奋斗，让她早已步入小康。物质上，她已不缺什么，甚至她的家庭，都是同学、同事们艳羡的对象。可是，她在这个陌生的避暑场所感到了一种空虚。这种空虚其实一直都存在，只是在平时，她会巧妙地让饱和的工作去填充。

但这种空虚到底是什么，她又无法回答自己。她只觉得有一种浅浅的失落，如影随形。在无人的所在，在梦醒时分，在大脑深层的某个角落，它存在着，伴随她的记忆，提醒她，告诫她，让她隐约地觉出人生画卷的某处，有一道浅浅的划痕。

但她却不能准确地判断划痕的所在……

“欧阳小姐，我能坐这儿吗？”欧阳漓的耳边响起了一个充满磁性的男中音，让她的耳膜麻痒了一下。

她警惕地睁开眼。圆桌的对面，站着一个肤色微黑的男人，浑身沾满晶莹的水滴，正汇聚成溪流向他系在腰上的白色浴巾渗入。他大概有一米八，两块结实的胸肌间，一撮稀疏而略微弯曲的胸毛散发着一撩人的野性；喉结很凸，方形下巴上剃得很仔细的胡茬呈现铁一样的颜色，这颜色一直延伸向那颧骨高耸的脸部；他的嘴唇很薄，嘴角微微下垂，人中像被精心锪出来的一条沟；鼻梁高而挺，眉毛很浓，使他的眼睛看起来略微下陷，但那被密密的睫毛遮挡起来的双眸，如星般的亮，仿佛能够穿透别人的内心；不过，他的眼角或许因为爱笑的缘故，已经有了几条刀刻般的皱纹。总之，这是一个棱角分明且略显坚硬的男人，凭欧阳漓的阅历尚不能准确判断他的年龄和职业。

“你认识我？”在短暂的一惊后，欧阳漓恢复了常态，但仍然不自觉地紧了紧裹在胸前的浴巾。她感觉饱满的胸脯莫名地胀了一下。

“不认识，但我知道欧阳小姐来自北京，在网络公司做管理，应该是第一次来这里度假。”那人拖了把椅子塞在屁股底下，微微一笑。

“你是怎么知道的？”欧阳漓迅速地扫了一眼四周，露天广场上正人声鼎沸。她突然对自己无谓的紧张感到好笑。

“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呀。”那人双手一摊，露出整洁的牙齿。

欧阳漓也笑了。她做过记者，接触过各种人。眼前这个不速之客不像是坏人。反正左右无事，突然来了个有点眼缘的男人，聊聊也无妨。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她歪了一下头。

“天气真热。”那人扭头看了一眼六七步远的服务台，“如果欧阳女士能请我喝杯

冷饮，我想我愿意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欧阳漓扬起纤细的手，轻轻地挥了挥，服务生就过来了。她要了两杯冰镇矿泉水。

那人毫不客气地喝了一口水，说：“其实，任何事情说穿了就很简单。刚才，你和你的同伴在池里说话，他叫你欧阳，而你用北京话与他交谈。至于在网络公司做管理，是因为你的发型、坐姿和手上的痕迹。通常，从事管理的女性，总是‘从头做起’，给人以干净利落的印象，极少有从事管理的女性一直保留着披肩长发。再说工作特性——从事网络工作的人，成天面对计算机，脊椎和颈椎难免受影响，加上经常熬夜，生活很不规律，面色就与正常上下班的人不同。从坐姿看，你的颈椎显然受过轻微的压迫。再从你的手上看，你右手的鱼际部分和手腕之间微微凸起，这是长期操作鼠标的缘故；而你左手的同样部位却没有右手的茧厚，说明你用右手多于用左手，并不是两手几乎平衡使用的文员之类。而更主要的是，你的眼神坚定而充满智慧，有领导者的气质，从而得出你是管理者。最后，从你的神情和身体语言来看，你相当警惕，显然对此地非常陌生，因此判断你是第一次来这里度假。”

欧阳漓不自觉地轻抚了一下短发，以微笑掩饰着自己的尴尬。显然，她对前面这个细心的男人产生了兴趣。“你还知道什么？”

“只知道一件事。”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你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奥黛丽·赫本！”

欧阳漓觉得心灵深处的某个地方闪亮了一下，脸上有些烫——这是她二十岁时发现的一个秘密。那天，她从照相馆里取回自己的一张黑白照，横竖觉得相片上的人就是赫本。不过，十多年过去了，从未有人这样评价过她的长相。

为了响应他的夸奖和掩饰自己的尴尬，她将杯子举了举，说：“谢谢你的夸奖。不过，我不是《罗马假日》里的那个冰清玉洁的公主，而是为了混口饭吃疲于奔命的打工族。”

“每个女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王国的公主。”他认真地说，“只可惜，今天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碾碎了无数曾经绚烂鲜活的梦，每个人都像上了发条的钟摆那样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向前奔跑，甚至都来不及看看沿途的风景，更来不及回望自己的内心。人们将情感深深埋藏，强迫自己去拼，直到耗尽生命中弥足珍贵的热情，最终发现劳心费力换来的物质生活，无非是一堆冰冷的物件，而自己早已成为这些物件的奴隶。”

欧阳漓认真地听着。类似的感慨她听过很多，说的人在说完后仍然各自拼搏，听的人早已麻木不仁。但在这个江畔的美好夜晚，她觉得说话的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卓尔不群的特质。“那么，请问先生，你是否早已成了自己生活的国王？”她并不想讥

讽他，但她好强的性格使她忍不住反诘。

“至少我保持了精神的独立和自由。”他严肃地说，“譬如我在泡温泉时，不会想工作上的事，我会尽情让每个毛孔张开，感受自然的浸润。而当我决定去做某件事时，我不考虑它能带给我多少好处，只是全身心去做；对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会断然拒绝。当然，这也许是个坏毛病。”

“那么，你怎么解释自己会突然跑过来与一个陌生的女人聊天？”说出这句话时，欧阳漓连自己都很吃惊，但她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在众目睽睽下与同台的辩手对垒。

那人怔了一下，想说的话似乎被噎了回去。半晌，他才说：“男人看到美丽的女人，想同她说说话，有什么不对吗？”

欧阳漓笑了：“这么说来，先生经常向女人兜售自己的人生观了？”

那人正色道：“以前遇到美丽的女人，我也想走上去搭讪，可是总下不了决心，这是第一次。”他的神情极其严肃，让她不得不信。

她本来想继续难为他，诸如“能让你这么勇敢，真使我感到骄傲”之类的揶揄话，但她终于没有说出口。她轻轻地呷了口清凉的水，将头扭向一边，准备用沉默结束这段看不出有什么意义的邂逅。

余下沉默。但那个男人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

露天广场仍然喧闹，人们像走马灯似的来往穿梭，只有角落里的这两个人静止不动。

终于，他站起身来，向欧阳漓欠了一下身：“谢谢你的水，欧阳女士，但愿我没有打扰你。你是个保守的人，我也是。本来，我想继续与你谈谈天，但看起来你毫无兴趣。对此，我十分遗憾！”

欧阳漓也站起来，微微一笑：“每天都有无数的陌生人擦肩而过，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不知为何，她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如果就此离开，一直躲在黑暗里的失落会猛扑过来。

“是真的，”他猛然面对着她，褐色的瞳仁里闪着炽热的光，“我想，如果你我之间，有一种媒介，譬如朋友介绍，譬如在某个晚会上见面，甚至在网上认识，再或者通过某个特殊事件遇到你，你都不会如此拒绝我。但是……”

“我没有拒绝你……”欧阳漓脱口说出这句话时，才发现这不是她的原意，赶紧改口，“我是说，我不知道该和你谈什么，甚至，我都不知道你的名字……”

“我叫季汉字，季节的季，汉族的汉，宇宙的字。”他的眼眸在长长的睫毛的掩盖下，像草丛里的萤火虫一样亮了起来，并友好地伸出了粗壮的手。

欧阳漓下意识地将手伸了过去，握住了那只干燥、温暖而强有力的手。“我叫欧阳漓，漓江的漓。”

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坐下。

“你说得对，”欧阳漓说，“人与人之间，的确需要一种媒介，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最简单的例子，譬如单位招聘人才，就在人才市场设一个展台。如果用人单位在大街上看见了一个人，拉住他，要他到公司上班，就显得不伦不类了。”

“是啊，”季汉字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也有例外。据说香港有一种职业，叫星探，专门在公共场所发现新人。有的明星，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欧阳漓点点头：“我想，大概这个社会过于复杂，对陌生人的信任度降低了吧。记得以前看《三国演义》、《水浒传》，里面讲的英雄豪杰，通常都是路遇而成了知交的。”

“而且几乎都是不打不成交。”季汉字哈哈大笑起来。欧阳漓发现，这个成熟的男人笑起来，像个孩子。

欧阳漓也笑了。是开心的笑。这一笑，使她更为放松了。

“对了，你已经知道我的职业，可我还没有请教季先生在何处高就。”欧阳漓漫不经心地问。

“我是一个海员，在大连的一家船舶公司工作。”季汉字说，“我长年在外漂泊，对世故的一切，远没你们这样的职场白领知道得多，因此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失败。”

“哦，怪不得你很直率。”对海员这种职业，因为从未接触过，反倒使欧阳漓有些好奇，“可是，我听说海员的收入都很高，怎么会说自己失败呢？”

“比方说我的家庭。”季汉字的眼神游离了一下，终于说，“我没能照顾好我的妻子，她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离开了我……”

“对不起，”欧阳漓说，“没想到我们的话题涉及了你的隐私。”

“这不是什么隐私，只是一种现象。”季汉字昂了昂头，“是我对不起她。她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一个称职的律师。但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一个男人可以忍受孤独长年漂流在海上，可一个女人需要呵护，至少也需要陪伴。这一点，我做得不够好。因此，当她坦诚地说明一切后，我就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欧阳漓沉默了。有人陪伴就能够保证婚姻的质量吗？她反问自己。她想起了对她可谓无微不至的丈夫汪然，他这会儿或许已鼾声如雷了吧？结婚七年了，她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平淡如水，她和汪然都像在小心地遵守着某种契约，重复着单调的生活……

“欧阳女士的家庭一定很幸福吧？”见她没说话，他问。

“过日子嘛。”她回过神来，勉强笑了笑，“他是个好人，能干，负责，顾家，就这样。”

“他真幸运。”季汉字似乎意识到当前谈论这个话题可能有再次陷入僵局的危险，便发出了邀请，“我想邀请你到对面的船型小楼上喝点东西，请不要拒绝。”

顺着他的目光，欧阳漓看见露天广场的对面，有一座船型的小楼。小楼被树荫笼罩，夜风中微微晃动着几只半明半暗的灯笼，平添了几分静谧。看着季汉字真诚的眼神，她点了点头。

事后，欧阳漓不止一次反问自己：是自己本来就渴望一次令人心悸的约会，还是自制力尚不能抵御一个魅力男人的诱惑？或者，二者兼有？这实在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她只知道，当她上了那座船型小楼，她沉睡的灵魂被叩醒。这个叫季汉字的男人，病毒一样潜入她的大脑，再也删除不掉……

欧阳漓三十二岁，是著名网络媒介灵狐在线的董事兼文化频道主编。老公汪然三十五岁，爱好汽车的他与朋友合伙开了一家4S店。对欧阳漓而言，汪然就像客厅里悬挂的仿制油画《红罍粟》中的风景一样极其熟悉而又遥远——虽然同处一个空间，但画里的风景已然定格，不再有泥土的芬芳和袭人的花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严格地说，七年前她嫁给汪然的那个晚上，她所期待的浪漫柔情并没有出现。醉得一塌糊涂的老公在喷出五颜六色的秽物后，用鼾声陪伴她度过了漫长得令人窒息的后半夜。

欧阳漓同北京地铁里抢座位的同龄人一样，其经历乏善可陈。当她出生在离京城只有六十公里的一座小县城时，汪然已能撒着小脚丫跑完北京琉璃厂整条街了。汪然的父亲在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前两个月，从大别山深处跑到京城投靠他的将军兄长，从此在琉璃厂卖字画为生。后来，娶了一个据说是从窑子里出来从了良的北方媳妇，结婚十八年后那女人才来月经，二十二年后才有汪然。汪然生来就是北京人，而欧阳漓拥有北京户籍就困难多了。

欧阳漓从小并不出众，只是数学成绩奇好，却鬼使神差地报考了北京一所二流大学的中文系。在那里，她谈过两次恋爱，均无疾而终，主要是两个长相憨厚的同学不约而同地急着要和她上床，根本没有耐心完成她设定的简单恋爱程序。到了毕业前夕，同学们都像无头苍蝇般涌出校门，使尽各种招数找工作，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四年的大学生活，她觉得北京这个舞台充满了磁性，倘若再回原籍，自己一定会失落一辈子。于是她决心在京城打拼，在陌生的都市创建全新的理想生活。

她开始找工作，到广告公司实习，推销连她自己都不相信的产品。折腾了小半年，

她才深刻认识到中文这个专业几乎成了无用的代名词，学个财会都要管用得多。而更主要的是，留京指标像珍珠一样稀少，一流大学的本科生留京都难于上青天，二流大学留京相当于上月球。考研吧，一则没有信心，二来正面临高考的弟弟正是花钱的当口，父母已明令她尽快工作以减轻家庭负担。她六神无主，深感这个世界残酷得让人发疯。或许女人在无助时希望得到异性的抚慰，她终于鼓足勇气打了一个曾经想与她上床的男同学的传呼。在公用电话亭旁站硬了双腿，那个曾经猴急的男同学有气无力地对她说，如果她愿意和他去闯据说遍地都是黄金的深圳，他将十分欢迎。挂了电话，她兀自低头苦笑——大家都快作鸟兽散了，看来只能靠自己！

几个知心的姐妹都给她出过招。但她清醒地知道，喜欢出招的人通常自己没招，看来还得靠自己！

这时候，她想到了汪然。

认识汪然很偶然。半年前的一天，她在新买的汉显 BP 机屏幕上读到了一句话：如果你能让我妹妹的作文提高十分，请回电话……她眼睛一亮，回了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有点沙哑的男中音。聊了几句后，那边说：就冲你是中文系的，来面试吧……

于是欧阳漓略施小计，就做了汪然妹妹汪雨的家教。汪雨其时正上初二，其他成绩中上，就是作文从来没有超过两百字。据汪然后来讲，汪雨得了作文恐惧症，一听写作文就害怕，总是抄范文对付，越抄语文老师越是不待见。前不久，那语文老师抓住了汪雨同学的“作案现行”，居然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把汪雨的作文选撕烂并骂其笨蛋。汪雨大哭一场，跑到校外跟哥哥打电话。汪然从小将妹妹视作心肝，立即驱车前往，揪住那语文老师的头发，当众扇了几巴掌，结果引来了警察，最后校方出面调停。虽然汪然当众赔礼，但那语文老师从此对汪雨恨之入骨，不再管她。汪雨不写作文，倒开心了，可是经历过高考洗礼的汪然深知，妹妹其他科目就算是接近满分，要是作文上不去，将来前程堪忧。左思右想，百无一策。正巧，汪然一次夜里喝多，在欧阳漓学校外的胡同里就地小解，随手扯了一张贴在水泥杆上的大学生兼职广告，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给欧阳漓打了个传呼。

汪家住前门大街。身着工作服、一身汽油味的汪然接待了有些腼腆的欧阳漓。当天的情景，欧阳漓历历在目，觉得眼前这个方脸短发、身材高大的青年就像是自己的大哥哥，友好而坦诚，似乎还带着一点警惕，眼神里没有一丝暧昧。事后欧阳漓作过分析，在功利方面，她明显强过汪然。汪然是那种典型的北京爷们，义气，洒脱，耿

直，只是缺少风情。但那时，欧阳漓死也不敢相信他会成为自己的丈夫。

汪然毕竟上过大学，对欧阳漓能否胜任表示怀疑，但也将妹妹作文水平几近于零的现状和盘托出。欧阳漓一听，立时承诺在三个月内解决问题，确保汪雨作文能排全班前三。汪然半信半疑。欧阳漓便告诉他，汪雨这种现状，在中国很是普遍，并非她不能写，而是语文教学僵化死板所致。其实，每个孩子都是写作天才，只要引导得法，帮她树立信心，拓展思维，逐步提高学生的联想、想象能力，不仅能写好作文，还会对开发智力、健全人格有利。汪然听她一讲，深觉有理，当即请欧阳漓为汪雨指导。

实际上，欧阳漓那一番游说，完全得益于她上大三时的暑期兼职。其时北京有位叫郑南方的青年作家，创办了一个民间作文研究所，专教中小学生作文，其独创的“金作文”训练法，正是培训学生独创能力的良方。欧阳漓在组织学生教学期间，听过几堂课，一知半解地学了几招，没料到居然派上了用场。

回到学校，她赶紧买了“金作文”教材，秉烛研习，热炒热卖，并在教学中尊重汪雨，帮助她发现自己。汪雨经过训练，思维大开。三月下来，汪雨能在四十分钟内写出八百字以上的优秀作文，跃居全班第一，直让语文老师惊疑莫名，但也趁机将汪雨树为典范。汪然更是喜出望外，将一个鼓鼓的信封塞给欧阳漓以示酬谢。她推开了那只固执的手。汪然便在楼下的馆子里点了几个菜，自己开了一瓶“小二”，豪气干云地说：在北京，有事找你汪哥，一定办……

现在终于有事了。欧阳漓站在雨中，将一切梦想彻底从心底删除。她要现实，要成为北京人，要在这里生活。但除了汪然，她认识的人中除了纸上谈兵的老师，就是被现实折腾得灰头土脸的同学。她出生在封闭的县城，骨子里的保守像藤蔓一样缠着她，特别是在前途茫茫的关键时期，她宁可相信汪然这样的老实人……可是，汪然能够解决问题吗？

她决定一试。

汪然开着一辆八成新的桑塔纳来接她。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是较高的待遇了。在一家安静的饭馆，她低头试探性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汪然用喝完一瓶“小二”的时间耐心地听完了她逻辑混乱的讲述，抬起明亮的眼睛看着她，直截了当地说：“前提是，你有没有嫁给我的打算？”

“什么？！”欧阳漓脑子里轰的一声。虽然，从汪然的眼睛里，她读到了一种真诚，但她的胃还是强烈地抽搐了一下。

“我是认真的。”汪然点了一根烟，直视她，“我这个人说话直，请别见怪。实话

告诉你，这事不难办，我大伯是高级将领，虽然退休了，但这事儿他一个电话就能办。别说你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就是一般工作人员，他也能办。不过，我总得找个理由让他办吧？如果他知道你将成为汪家的媳妇，他会非常乐意去办。所以，我是问你有没有这种‘打算’？说白了，就算你将来和我翻车了，事情已经办妥了，对你是有利无害。可这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去见我大伯，当面向他说清楚，哪怕是骗他。他们这一代人，死脑筋，没办法。”

欧阳漓脑子里乱成一锅粥。她读过无数文学作品，却从未读到过这样的尴尬情节。现在进行着的谈话，与市场交易有何两样？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汪然叹了口气，说：“欧阳，如果刚才的话冒犯了你，我道歉。都怪我不会说话，比不得你们学文学的。其实，刚见面时我就喜欢你，只是不敢说。这话憋了半年，今天借着这事儿就挑明了。成不成，一句话，汪哥不怪你。”

欧阳漓在系里是出了名的好口才，每次演讲都能获得雷鸣般的掌声。但遇到汪然，她不知说什么才好。

汪然见她没吭声，搓了搓手，又要了一瓶“小二”，咕咚一口喝了半瓶，自顾自地说：“你汪哥是什么人，相信你能感觉得出。我不会花言巧语，但对我喜欢的人，要心要肺都可以掏。你是本科，我也是，只不过我学的是工科，看好汽车这行，就扑下身子去挣钱了，为的是让未来的媳妇儿、孩子过得舒坦。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就一个妹妹，老爷子在琉璃厂的那一摊子，少说也值个二百万；我大伯没有子女，百年后的家产也是我的；我自己一年能挣个十万八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二十五了，对象谈过几个，但我一看她们都是好吃懒做的主，耗不起，就算了。我这人干脆，只想找个安分守己的姑娘过日子，让父母省心，让自己充实——我说完了，是不是说得太直白了？”

欧阳漓脑子里混沌一片，她急得差点哭出声来。好在汪然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闭上了嘴。欧阳漓挣扎着，有些摇晃地站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向门外走去。汪然起身，想去扶她，但又不敢，只好把手僵在空中。当他目送她冲进雨中时，他分明听到了她委屈至极的哭声。

一周后，汪雨捧着一束滴着水珠的红玫瑰来到她的宿舍，并将一篇自己发表在晚报上的小文章献给作文老师。那时，欧阳漓正在整理行装，准备回家了。她已决定回到故乡那座小城去，父亲给她联系了县广播局，可以随时去上班。但小女孩汪雨的一

句话使她冰凉的心又温暖起来。

“我哥一个星期都没去上班。”小女孩说，“他在等欧阳老师的电话。他说他愿意作为朋友帮助您，不谈条件。”

事实上，成熟后的欧阳漓每回想起汪然和自己在不知名的小饭馆里上演戏剧性的一幕时，不禁哑然失笑。汪雨带的那句话，与汪然开门见山的表白究竟有何区别？其实无非在表述上有所不同罢了。

欧阳漓终于见到了那位功勋卓著的将军汪老。汪老坐在轮椅上，锥子般的目光盯得欧阳漓浑身发毛。半晌，汪老带着浓重的乡音对垂手而立的汪然训话：“阿然你个畜生！怎么可以对阿漓不礼貌？现在是啥年代？你以为是你大妈嫁给俺那会儿，要靠组织安排？人家阿漓情愿跟你谈，是俺老汪家的福分；不情愿，做个朋友就很好！这闺女，俺看着舒坦，这忙是一定要帮的，国家培养的人才嘛，能留在北京，就能为首都建设做贡献，是好事嘛！闺女啊，你甭多想，先安顿下来再说。如果阿然敢欺负你，你告诉俺，俺揍扁这小子！”

这一席话说得欧阳漓心花怒放。不过，欧阳漓在若干年后才觉出，汪老毕竟是经历过大风浪的人——能活下来的老革命，智商都很高。

就这样，当别的同学跑断了腿仍然一无所获时，欧阳漓鲤鱼跳龙门，顺利被北京一家报社接收。见习记者、记者、北京户口，工作顺利得毫无挫折。汪然一如既往地以大哥哥的姿态照应着她，对婚嫁之事只字不提。但随着涉世渐深，欧阳漓觉得人世间的感情唯有真实最为可贵，脑子里残留的浪漫情调随着记者生涯的刻骨真实逐渐淡去。二十五岁那年，九十一岁高龄的汪老弥留，汪然开着他的奥迪火速接欧阳漓到三零一医院，说汪老临终前一定要见她一面。她奔向病房，汪老已非常虚弱，不停地喘息，不能言语。欧阳漓回想起这个可爱的老人对她的种种爱护，顿时泪流满面，紧紧地握住了老人枯瘦的手。老人使劲睁着眼，瞳仁里仍然是那种钢锥一样的光。欧阳漓知道老人的遗愿，便伏在他耳边说了一句话。老人的手垂了下来，眼里的亮光逐渐熄灭，平静地走了。

一个月后，欧阳漓同汪然结了婚。那年，欧阳漓二十五岁，汪然二十八岁。

像千千万万对夫妻一样，欧阳漓的爱情和婚姻经历勉强够支撑一个短篇小说的篇幅。这其中，除了汪雨代他哥哥送过一束玫瑰外，能让欧阳漓记住的就是汪然亲自送给了她一枚硕大的金戒指，不过她只戴过几次，就锁进了抽屉。“婚姻就是过日子。”

汪然不止一次对她灌输，“家里的一切都是你的，包括大伯的家产。”汪然的确很实在。为了表示他对她忠心，他让欧阳漓当了新买的一套三居室商品房的产权人。

但欧阳漓并不在乎这些。事实证明，她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她在报社干了几年，认识到网络媒体发展前景广阔，便辞职下海，与报社的广告部主任曲灵芝一起创办了灵狐在线网络有限公司。汪然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给了她充分的自由。在网站烧钱阶段，汪然甚至还拿出自己的钱解了她燃眉之急。网站获得新的融资后平稳发展，欧阳漓一心想发挥所学，除了仍挂着公司董事的虚衔，她将主要精力投入了网站的文化建设。几年下来，在她的苦心经营下，灵狐的文化频道成为中文互联网中一道夺目的风景。特别是她主办的“灵狐知音”论坛，成为海内外青年在线交友的基地，平均在线人数超过十万人，总发帖量超过八百万个。作为网站的管理者，她有权进入任何一个帖子。闲暇时，她静静地阅读那些千奇百怪的帖子，感受虚拟世界的精彩。不过，她是以一个完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那些虚实难分的图片和文字，从不参与其中，因为她实在很难相信那些五花八门的情感故事。在她看来，任何离奇的故事无非是情感丰富的人们对平淡生活的点缀而已。

汪然是个几乎不上网的人，他对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甚至，他对欧阳漓的兴趣，也只停留在颇有规律的性生活上，而且多是因为男人的荷尔蒙使然，没有丝毫悬念。通常的情况是，那一晚恰好大家都无事，起先双方都很规矩地躺在床上，然后汪然说想要，然后扑上来，然后在欧阳漓的湿度尚未达到最佳状态时就匆忙进入，然后就剧烈运动，然后就射，然后就跳下床去卫生间冲洗。久而久之，欧阳漓就很麻木，觉得性爱就如同汽缸内的活塞运动一样机械。特别是汪然完事后马上去洗，让她感到不快——难道自己很脏吗？时间长了，她也去洗。好在家里有两个卫生间，有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各自了结。每次，欧阳漓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身材毫不输于网上那些带有展览性质的美女图片时，就有一种深深的失落。

但要说汪然不重视她，不爱她，显然有失公平。很多时候，汪然带着醉意，给她狂打电话，告诉她在某个饭店或娱乐场所，要她马上去。她去了，汪然便拉着她，对他的哥们朋友们大声嚷嚷：“这是我老婆，你们看怎么样？”那些爷们便啧啧赞叹汪然好福气，娶了一个天仙老婆。每到这时，汪然就纵声大笑，纵情狂饮。欧阳漓曾经十分生气地告诫汪然，这是很令她烦躁的事。但汪然置若罔闻，只是说怕自己喝多了，找不着家。久了，欧阳漓就渐渐明白，其实汪然此举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说明他在乎她，她是他的骄傲；二是向她表明忠心，即使在酒后与朋友们娱乐，也绝不乱来。